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譔

臣林記關拆

盧　熙　青文勝　馮　堅　周公輔

陳　雅　張　聪　徐　珪　葉　錄

盧熙崑山人洪武四年以人材被薦爲睢州同知時天下初定戶口彫耗歲復洊饑熙到官一意休息之亡何州守缺熙爲假守清軍御史𨷻急必得軍所至凌轢藩府鞭笞長吏吏莫誰何第籍民應之熙曰民且千繫尺籍者百之一軍則軍民則民吾爲長吏可

誣民爲軍耶詣御史曰明臺必欲籍軍軍則盧同知御史械繫州曹吏且劾熙阻格詔書熙不顧也卒於雎無一金之藏僚列爲其殯櫬行之日兩甚吏民輓哭塞道野夫田叟皆爲制服熙兄熊守兖州亦廉公能其吏

青文勝（一作紋盛）四川大寧人洪武二十四年以庠生爲龍陽典史地濱江率陷沒民盡逋散縣稅額三萬七千有奇虛額而已時賦額初定撓令者必重譴文勝走闕下上書言狀三上三不報歎曰吾爲民死自經於登聞鼓下太祖聞之而使覈之得蠲免三之二龍

陽人祀焉其妻子不能歸贍之公田百畝弘治中提
學陸釴爲龍陽人私謚之曰惠忠
憑堅者未詳何許人洪武末任南豐典史均賦稅鋤
奸黠民作德政謠歌之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
夫耕老瓦盆中濁酒盈呌囂隳突不聞聲後嘗建言
九事上覽之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多可嘉也擢堅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周公輔■■中爲寧海丞邑有瀕海塗田五十餘頃
不勝稅公輔爲民請命未施行縣復被檄役民二萬
爲象山縣築堤黄巖縣浚河大府吏曰不可慢公輔

曰吾縣當築當浚者殊多歲之不易無敢輕役民乃役民為旁縣復欲以閑同官曰君奏未行又再奏耶公輒歎曰古有屍諫死吾身而有救於民庶上聞之乎遂雉經於官舍邑民走而哭失聲曰公為我死而為我圖天乎天乎

陳雅晉江人正統中以監生任宣城縣丞潔己惜民攝邑遇旱引罪責己自枷其項署曰皇天不下雨陳雅不開枷天遂大雨

張昭浙臺人天順中為忠義前衛右所千戸吏劾奏石亨曹吉祥賣官以二千計直隸山東饑上言六事

大請賑濟皆見施行後任南昌司獄司司獄學士張
元禎語之曰子官甚卑而論甚讜而陰功甚大金匱
之編永世有辭
徐珪應城人弘治中爲刑部典吏時太監李廣用事
掌東厰者皆其私人輒迎廣意旨羅織人罪有千戸
吳能者貧千戸也出其女滿倉兒付媒氏鬻之以餬
口媒氏乃以滿倉兒鬻之樂婦張謬告能曰周皇親
家買之樂婦張攜滿倉兒入臨淸州爲娼者三歲復
挈歸一再鬻而屬於樂工袁璘而千戸能已死矣有
告能妻聶氏女所繇聶氏從璘所訪之滿倉兒恨其

毋鬻之樂人鬻又再三轉不毋之也聶與其子政摟女以歸璘失滿倉兒則訟聶於刑部尚書白昂使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聽其辭判女歸聶璘不服笞之數日死凡獄中有死屍故事主事一人御史一人相埋之相璘屍者爲主事孔琦陳玉第獄吏仵報詞曰病死既埋璘妻白仵求屍仵又不告之處走訴東廠掌東廠者太監楊鵬鵬之姪嘗私於滿倉兒又雅以請囑御哲陰使旗尉教令反異考掠聶令毋敢他言乃執而庭訊之樂婦張與媒氏及滿倉兒云非聶出一口而曰聶氏女媒則先鬻之周皇親家矣鵬遂以

奏上下哲等錦衣獄曰人倫民命之至重三法司錦
衣衛必究實則索女皇親周或家或故未嘗買女也
而聶張久執一詞不决乃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
朝聽之始知哲所斷是左都御史閔珪等奏哲因公
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琦玉及聶之子政皆不應罪杖
珪上疏言臣胥也役於刑部三歲矣每見鞫問賊囚
多從東廠鎮撫送至因有言旗尉挾私誣陷者有言
旗尉代人報讐者有言旗尉受首惡財以之爲從令
傍人抵首者東廠一切任其擅刑誣服送至刑部刑
官擬罪但據送詞更不體究縱使洞見眞情莫敢擅

改一字往者臣雖知之猶未謂然今觀哲事乃深信
也夫滿倉兒之獄丁哲所斷甚允太監鵬其姪嘗私
是女且素憾哲而欲中之乃因袁璘之死令賀旗尉
者教女密令反異而與旗尉勝私拷聶氏使自誣伏
遂妄委罪刑官偏酷故勘蒙亂成獄皇上下令法司
錦衣會問莫敢辯雪必待朝鞫乃盡眞情羣臣之畏
東廠此一徵矣且既知滿倉兒爲聶氏女女不毋母
罪不容誅而僅擬以杖哲與聶子政等皆無罪被誣
反加杖徒一事之微輕重不衷羣臣之畏東廠又一
徵矣臣因此益私爲昔年枉死諸人嗟嘆不已乃知

傷天地之和召四方之災有繇然也臣願陛下戮楊
鵬叔姪并賈旗尉及女于市旗尉勝等與鎮撫司官
謫戍極邊丁哲孔琦王爵陳玉各進一階以酬誣辱
之苦從茲革罷東廠永不開置不則推擇謹厚中官
如陳寬韋泰者用當此任仍選大臣一員與之共理
鎮撫理刑推選在京各衞及刑部主事一人同蒞其
事毋專用錦衣庶幾旗尉莫敢擅刑小民不至誣累
夫臣不難卑賤之身爲民請命披露至此顧一介微
軀前後左右孰非東廠鎮撫之人臣將不免虎口願
斬臣首而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歸骸骨臣死虎

口不若死國門之下上以珪妄誕命■等考訊之坐奏事不實擬贖還役大理寺卿王軾等審允以聞上又責都察院何不具實奏請大理輒輕允之使各疏對既對並罰俸珪贖徒畢發爲民而哲等獄辭不得命者久之刑科給事中龐泮等以爲言乃命滿倉兒杖畢送浣衣局哲資給袁璘埋葬發爲編民爵琦玉皆贖杖還職居頃之戶部進士孫磐奏近言官忌言最甚粉飾循默苟且塞責而排寵幸觸天聽者反出吏胥之賤臣竊羞焉請定建言爲四等不避艱險亢彈貴近者爲上上激揚補拾爲上等建白稗體要者

爲中等粉飾苟且者爲下等因此以定不次之擢平調之除黜罰之令則言者莫敢妄言而直者有所兢勸上下其奏所司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疏珪忠直請錄用之上亦知珪下吏部奏授桐鄉丞明年歿哲亦予官珪後歷贛州通判有平寇功加知州尋致仕

葉錄同安人以貢士爲常山開化二縣丞爲開化興文學除奸豪門廡肅然公退則荷畚蒔蔬編竹爲器身農圃事每食一蔬而已參政方豪者其部內縉紳訪其廨出王瓜青稻及閩中檳榔與共延欵民號爲

一葉側仕終感恩知縣

晉江何喬遠 譔

儒林記上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求為人者所以求合天也天地生人道生天地求合天者所以求合道也一隆於人即非天地之心非天地之心即非道矣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危而道心微道心微而非天地之初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其為物不貳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斯如是而後

能復天地之中得乎天地之中大本達道從此而出
而後謂之執矣聖也者學也學也者以口耳入者也
故其文從口從耳而從王王也者君萬物者也以爲
萬世口耳之君故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產萬物者
聖也聖通明之謂也仲尼一生好學人也而當其身
魯國之人已謂之聖人今欲爲聖人而不繇學可乎
堯舜之時人徒知其洪荒之世而不知其學問之極
夫自有伏羲神農以來聖人遞出而君之雖無有文
字之教其嘉言善行當已布滿宇宙之間堯舜出而
後集其成而禹皐陶稷契之徒皆以聰明聖智之人

先後左右煥爲文明今但不見伏羲神農所遺之書無繇得聞伏羲神農之教徒曰禹臯稷契所讀何書其不昧於聖人之甚者耶故曰下學而上達非聖人之謙也聖人之待顏子至矣博文約禮所以教顏也朱氏生於有宋諸儒之後直欲上接乎洙泗之傳推明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其論實本於是惟其遷移大學之古文使學者不能無疑於其間至今辯訟而未決令其當時一從博文約禮推而明之則何至於操戈壘守之喧煩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爲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而優

游於德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而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而無顓門之教自餘姚王氏者出始卓然自振其始爲知行合一之論其終又爲致良知之說若謂一切見聞皆淺與粗反而求之本心之自然可以證聖此其說亦本於呂氏當時已爲朱氏之所辟至今則天下翕然歸之自王氏之後竊其緒者多別摘一言一旨以爲顓門其意皆欲迻躬而歸諸實而其弊也不免於高虛尋聞頓悟漸次出乎佛氏而佛氏亦有二義焉本於文字而進之之謂佛不繇文字而悟之之謂禪今不知佛氏之教

佛爲尊乎禪爲尊乎大凡脩心反知不俟學入者但可以鼓舞比屋可封之民而非所爲雍容魯國之士夫儒則未有不學者也有明諸儒二百年來從祀孔子之廟者則有薛河東陳新會胡餘干餘姚四子其他篤行尚俟更僕然就論四子之學則河東餘干恂恂乎聖人之教而新會以靜餘姚以頓論者皆疑其入於陸氏之禪予觀新會少年盡讀天下之書晚節俯仰天地萬物嗒然而悟而後教人以靜餘姚故馳騁經史文字最後得良知之說則皆未嘗不以學入者夫奈何以之入門不以設教也吾師乎吾師乎學

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十室之人必有忠信如某者不如某之好學也元者善之長也故君子體仁以長人仁者元也元者乾也乾者天地之心也聖門從學以求仁斯所謂維精惟一允執厥中吾何間然哉令著諸儒所講論建立于篇其未從祀孔子之廟者亦著其爲人

曹端　薛瑄　周桂　劉觀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甎皆穿事父母孝志愉色父好善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

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縣之路也其言辯析甚精父好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將十載以憂去去及六年俱廬墓下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上疏爭留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服其準矱矩度而不忍嬲彊佪偩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又六年卒于霍霍人罷市巷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葬遂葬霍子曰瑜曰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灑池其後有黃編修者謁灑池祠詢端

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令其魂客殊鄉哉捐貲屬縣令并其二子改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學士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祀孔子廟庭

薛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祖仲義闚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喤必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爲元氏教諭

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
范汝舟皆元舊儒謫戍玉田貞禮爲瑄師於是豁然
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貞繼改鄢陵教
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鄢陵生徒從來
無舉貞乃使瑄補鄢陵學生舉河南第一成進士宣
德中授監察御史楊榮楊士奇楊溥慕瑄欲見之瑄
自以御史糾劾之臣避不往正統中陞山東提學僉
事不事櫌楚親爲講授教人務盡其才或觀行步或
聽講誦或試詩賦數無一有者使儒冠拜於其祖然
後乃遣而退之有生貪欲祈退故試無有教官爲言

瑄曰雖然生祭祀有掌乎教官曰掌磬瑄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太監王振於瑄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爲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以瑄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瑄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君主之卿王太監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則改瑄爲大理卿瑄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

薛卿三楊爲語固將來也李賢瑄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瑄獨立振望見傾而立者瑄也因爲貌恭也而中銜之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者下御史自誣服瑄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瑄是古非今故異成獄有詔廷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當引嫌辭避文怒奏瑄強因不服問瑆坐當死下獄瑄挾周易詣繫正統八年坐秋後處斬凡兩覆奏如律瑄子淳等三人願一

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允且行刑矣王振之僕泣于爨下振自問之曰僕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僕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爲振言瑄平生振少解既三覆奏得不刑久之出歸弟子從者甚衆振死以薦起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右侍郎江淵言瑄心術正大操行淳潔宜復召用景帝召瑄還職進南京大理卿尋召爲大理卿蘇松民饑貸粟富室不得火富人室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皆坐謀反衆莫敢言瑄力奏得誅其魁首文大恨曰猶昔瑄也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上嘗短衣小冠召瑄便殿瑄望見遽卻上起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之義于謙王文得罪且坐凌遲刑瑄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開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上初復位日召見瑄而頃之曹吉祥石亨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御史楊瑄張鵬等皆得罪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去蓋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風雨不及館人飯不足以接餒子淳慍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益衆瑄所學一遵伊洛微

言以為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耳其脩已教人專務復性引之居敬為功深探密玩或通夜不寢潛思有得宵燭記之其言平易簡切歸於精微有讀書錄二十卷年七十六卒其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門人洛陽閻禹錫白良輔咸寧張鼎其著也（禹錫仕國子監丞張鼎仕戶部右侍郎知太原有惠政歷僉都右御史巡撫保定築路牆以禦衝突騎盜緝治雜煩民率賴之）孝宗初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端醇無媿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瑄上真知篤躬行仕則體國

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
道治天下辯眞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
祀孔子廟庭詔祠于瑄鄉九年刑科給事中楊廉言
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
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
額遂賜額曰正學世宗時四川參政讚直隸御史曉
御史維持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瑄學行純備出處
姱峻明興眞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
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以胡踐華未及
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繫如綫

殄茲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
旋輟抑瑄學遜諸先臣等敢任諸胣論者或謂瑄著
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
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故附
尼曰信而好古必以狼藉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
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穆宗時給事
軏楫逢御史弘祖三樂純樸等先後如前請詔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博等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
瑄宜從祀制曰可
周桂字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戍蘭州年二十

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
時往聽焉可久曷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
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濂
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爲畏友遂爲
遠邇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
鎮陝是爲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
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始令子就學後移
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
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於可久始若
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迨

老以父雲游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
猶在隴西間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傳子史經傳
靡不貫[illegible] 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
一明年[illegible] 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
起脫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旦祗謁先聖畢即凝坐一
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為築書
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
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為誠明敬義四箴以自
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吳文正之

言尊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平先生而稱觀曰臥廬先生鼎廬陵人永樂中鄉舉爲松江教授以孝弟立教中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爲刑部主事論妖僧閹宦謫驛丞累官副都御史學以求仁爲主閑邪爲功以天命流行何思何慮心中洞然爲實際羅洪先嘗受其學

吳與弼　胡居仁　陳獻章　賀欽

李承箕　張詡　林光

吳與弼字子傅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

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朱子以程子總統于終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是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誓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敢同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阿弼談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毅堅忍痛自浣厲恒念學之無成道之不立至於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為人寤寐見之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

種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人一居
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發有鳶魚風雩之
象開館授徒郤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
其教人繇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
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閫者少矣正統
十一年山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
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种
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
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
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

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眞儒林之淸節聖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凃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齎勅往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上口授左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并納還齎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

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上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
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
疏辭得以儒冠入侍復請待病間一接秘閣羣書以
益聞見上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
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上必強之就職用是堅辭
上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
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
條陳十事而迈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強常以克已
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爨光
冬夜用苧帳覆腹嶄然峻絕郡邑藩臬有司深加禮

揖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
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
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旣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
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旣歸
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與弼
訟之守守張璝驁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
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
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張璝番禺人見後
凡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陂人年七十婦人不
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屨端拱

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胡九韶妻諒其高第諒子性
郎曰胡居仁陳獻章皆淵源與弼胡陳之學已著於
世而與弼尚有遺論何哉論者謂其訟田於公及爲
石亨作譜跋稱門下士而已有弟不飭而與弼訐及
先人之祭束脩跪庭用部民禮以見有司猶屬質哉
予讀譜跋寥寥數言耳石亨當時有震主之功異以
處之亦或當爾至其辭職不受意殊可見陳獻章曰
東海張公能辯千古是非人物乃近遺吳公何耶夫
吳公易知耳予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繇
濂洛關閩上達洙泗尊師道而身負荷如立千仞之

之壁一代人傑也王守仁撖記與弼鄉祠吳公方其貴近之薦固可見好德之同及夫官爵之辭尤足驗先幾之哲蓋宣和之疏於龜山無嫌而明堂之留在漢儒爲媿出處不至於失已學術何待夫立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從學塾言動如老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于同字世衡爲松江太守）及聞吳與弼講義理學盡棄舊學而學爲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會親死哀毀踰節柴毀骨立不入寢室者三歲喪葬之儀一依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鵰兒所扼不得已訟

官則壘衰以入於是縉紳先生始知居仁爲特立獨
行之士也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以
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臨
妻子如賓位應接士友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至一器
一物區別精審沒齒不相殺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
不償不較資用貧窘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其路矩履
繩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亹亹四方士樂從之
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戒
謹恐懼爲宗以共入於聖賢之域至其學問大指雖
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

錄大學躬行之言也其辭辯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權非尺幅拘攣之比也嘗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麗澤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爲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眞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憂悶之志羅欽順稱其大類尹和靖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謚曰文敬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居母孕父琮死母林氏抗節鞠之始讀孟子志于天民年二十舉正統中鄉試二十七棄科舉之業受學吳與弼與弼師道尊嚴獻章爲新地編籬斫壘榛莽如是以數月比歸白沙閉戶讀書湛思忘寢食者累歲未得也乃自築陽春臺置水一盂終日兀對屐不踰閾以十年所其俛焉孳孳求進古人者有如七十子從孔子之篤一日喟然歎曰惟道何間動靜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學士錢溥謫在順德一見以爲聖儒勸之卒業

成均而邢讓爲祭酒使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大驚曰眞儒復出矣詩曰能饑謀藝援月寒思穗來少年負奇氣萬丈學青蒼夢寐見古人瞑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寐以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戒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青肰文詞固批誅俯仰天地間此身何畀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激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鋼中夜覺衣起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藏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浴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拒細直方寸採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羅倫莊杲皆來定交而賀欽執贄爲弟子既南歸遂有終焉之志從學者益衆廣東左布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先後爲聞

詩如吳與弼故事吏部謂獻章聽選之人非隱士比請移文行取而獻章以母老疾辭朱英勸駕曰先生竟不出耶英已題薦疏之末曰臣英旦夕趣之就道矣先生不出毋謂英誑獻章勉起赴京吏部用故事召試之獻章必謂移文行取當有優待至乃召試見如選人因兩至部門尋托病歸上言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君臣之義知之久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檄就道聞命驚心伏惟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厚至深此不速就以圖報稱非有篤情不獲自盡孰敢鶩空名飾虛讓趦

超進却於日月之下臣遺腹子也臣父三十七而棄
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方臣之幼無歲不病至于九
齡用乳代哺臣非臣母久塡溝壑臣生五十六年臣
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尚如孩穉天下母子之
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臣於臣
母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有司奏白已蒙聖
恩表厥宅里是臣又用臣母荷陛下高厚獨深顧臣
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
遠覊闕下臣母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
相仍理難長久臣以病軀憂臣老母年未暮而氣元

衰心有爲而力不逮矣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豈臣之微終有所避不能自盡伏望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倘母養獲終臣病全愈臣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之賜書奏上授獻章翰林簡討使親終疾愈仍來供職既歸一意斯道而其光霽之懷超然自得之意往往於詩乎發之時時臨池作書世人競傳賞焉獻章論詩曰天道不言時行物生焉往非

詩之用會而通之一眞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魚飛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左右六經小技乎哉其論書曰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深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意足而奇溢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乎藝也歲有薦辟援詔不行曰漆雕開以孔子爲的者也苟其未信師不能強吾自知甚明惟有飭厲素履庶幾丘園之義少禪明時耳弘治中年七十三卒獻章之學不立文字以自然爲宗忘己爲大無欲爲至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滯之神四方來學者但教之端坐澄心使其渣滓潛融境界内朗世或疑其爲禪而獻章獨曰爲學之功

當從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得及門之士有嘉魚李承箕番禺張詡增城湛若水東莞林光皆能紹明之臨沒謂其徒曰道止如此毋他求也自號白沙又號石齋又號古岡老人而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姜麟嘗見獻章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姜麟字仁夫蘭谿人張詡稱獻章之學繇知而好繇好而樂而李承箕銘其墓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萬曆中御史詹事講王學會疏請從祀孔子廟庭久之賜諡曰文恭

郎曰予讀國史載獻章之學無以踰人嶺海宿學有

仕於朝者皆不之許獻章授官之後稱病不謝而去途中擁騶從列文綵揚揚得意鬧者笑耻疑而不信取獻章所著書讀之而後知獻章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人古人舉動亡也久矣末世耳目宜自異也所謂嶺海宿學謂丘濬耶

賀欽字克恭世定海縣人其先戍廣寧後屯遂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不倦讀近思錄得其旨要遂厭俗學而學焉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一介之饋非義不受取孔子鄙夫之言題於壁上數拉僚長言事僚長不言乃自言之成化四年旱災抗疏上言自劾

求退不允陳獻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郎用我我何用爲遂執弟子禮於獻章上疏解官畫像事之獻章謂欽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鋩要須和平沉深欽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吊喪問病不出也精思實踐靜居數年歎曰萬古聖賢惟此一理深契力行同歸無二遂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眞儒以隆師友之臣其一請興禮習樂罷斥教坊其一薦陳獻章可大用其一請嚴絕內官毋使干政疏入報聞正德

初劉瑾下括田之令東人疑擾義州守臣又以貪虐濟之民囂然聚變顧相戒毋入欽里欽即往諭曰慮汝當悔顧未晚也第不殺人便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兵至言且大勦衆皆呼譟曰賀黃門教我生路當無謾語皆往跪里廬下欽曰第無殺人如吾前論事遂定欽眞切懇到顓守聖人之經佛老莊列不以寓目其虛懷誠受見善不及人人愛而敬之孝弟忠信實體諸身化其鄉人顓蒙閭壹莫不式誨嘗曰學之無成政教之不舉風俗之不美世道之不泰皆坐本蹶實喪而崇事虛彌耳其繇

朱子以入孔顏之途眞謂學脉可尋而正大光明之心篤信謹守之意可質鬼神而無疑者也所居醫巫閭山西時時游釣凌溪之滸其卒也鄉人爲釣臺祀之稱曰醫閭先生子士諮舉人博學篤行嘗論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辭疾不仕

李承箕字世卿爲諸生已厭科舉之學矣所司迫赴不得已就試成化中與其兄承芳同占湖藩鄉書久之承芳登進士授官大理承箕獨不肯會試從白沙受學於陳獻章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往見者四獻章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

方久之辭歸獻章送之文曰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吾無不與世卿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也承箕為人凌邁高遠讀書山中故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坐一室洗滌身心不以著述自見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思一刬去之不得而更推波助瀾乎客至與劇飲賦詩醉起更書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其為文辭出入經史縱橫跌宕滾滾而不休久之承芳謝歸大理相與日聚黃公臺更唱迭酬伯仲間自相師友學者稱承芳曰

東嶠先生承箕曰大厓先生年五十餘無疾終

張詡字廷實父瓚舉進士爲撫州知府抑制奸豪爲所徇枉吳與弼與弟訟田致而跪之者也仕終潯州知府詡登成化中進士養晦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戶部主事復謝病歸從獻章學亦受其詩法獻章與語每喜其玄微有會爲人清虛高邁忘已無欲論學以敬畏爲宗曰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必先有事乎此然後浴沂風雩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可漸至而深得也辭疾隱居二十餘年既用薦起南京通政司參議尋辭歸

林光字緝熙成化中領鄉薦任襄府左長史初不即
仕訪茅覽山杜門而求朱考亭之學獻章與語終月
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都無
分別都無盡藏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
在我矣曾點浴沂風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光恍然
有得獻章書其所記以貽賀欽而番禺復有何廷䂓
者棄諸生業率諸士首先事獻章在獻章門徒中長
而且賢其厲學若負重遷進而不敢懈休

右胡陳而下皆吳宗派

陳眞晟　蔡清　丁璣　陳琛

羅欽順

陳眞晟字剩夫泉州人入戍籍于漳之鎭海衞遂爲漳人弱冠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鐵門

關主一二字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眞知之則
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此聖門
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丞順三年用程頤
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
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
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
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寢歸家
讀提學憲臣須行勑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已治人
崇正學迪正道等語喜曰此學較正教也然學較既

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
氏學制吕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
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可爲條例纂長書告
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眞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
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
止眞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日程朱以來先生學得
其眞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
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
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
墓繼眞晟之後者漳人有蔡烈嘉靖中詔舉遺逸郡

守以烈應詔以母老辭烈之言曰道固察天地端則始夫婦若屋漏無媿天地自位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為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幗清聞言大哭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為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為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

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怨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淸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抹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淸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當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

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入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郎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轂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臣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撫留之且

欲以女妻其子淸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淸已卒淸素羸弱而色淸氣和外簡內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析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懿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啟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

道不著故與其徒若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林玭字廷珍年十九舉于鄉天順八年會試第三人登第後侍親家居十有七年以易學授徒四方來學甚衆閩中易學盛於東南實玭倡之旣終大事起京除授南京刑部主事歷浙江按察僉事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擄掠傍及閩中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勑浙江鎮巡等官勒捕諸公以事屬玭玭發諸屬縣兵快分據要害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拒破之棄穴橫奔至閩松溪之渠口據高險衆難之玭曰賊勢已蹙前途道惡嚴攻必下鼓之獲渠魁殺其數百人餘走慶元及從間道竄景陵玭復節制諸巡捕官就取之殺死外又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勝殲之玭曰無能爲也恐濫及無辜

亟出示令早降兩省以安時又有逐晋黃巖賊聚衆
月至萬人各伏所穴未發閩景陵賊破皆膽寒珖又
課爲形勢疑之皆自解散陞雲南按察副使雲南酋
夷雜處舊政因仍惟恐或有改張衆心恐動珖日撫
旣入華富以華治爲別名分重禮教劾都司之冒功
陞賞者數十人皆謫戍窮邊兆行誼政治本自過人
而文學復優所至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天下
上下翕然歸重
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閒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
璣朝東與淸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淸與廉尤爲獨得
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謚曰文
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丁璣字玉夫鎭江人少而凝永早悟慨然有求道之
志年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二十二成進士授

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汶並名古意汶年長踰倍
尊璣爲益友陳獻章至京師璣日接其講論久而歎
服益自刻勵成化二十年除夜星殞其明年元日星
晝殞有聲璣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
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爲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
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
末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先是林俊以論建寺張黼
以救俊先後下獄璣危言繼之衆謂不免竟罷會中
書舍人徐莊以寫成誥勑送尚寶司請寶所具勑數
少一道尚寶司官用寶復誤多二道莊等十九人並

下獄贖杖而璣以建言故特旨謫爲普安州判官普
安夷酋持酒贄入見請先飲酒示無毒璣曰何不相
信飲其酒却其贄夷酋感畏終璣不專殺一人輸納
以時尋以公委北上行次辰州憲宗崩璣聞訃三日
不食孝宗初吏部尚書王恕聞璣至邀坐後堂咨訪
竟日輒曰佳士佳士方欲引爲吏部屬爲忌者所沮
僅判廣信廣信有人以私隙誣隣民爲盜斷其舌而
汚衊其妻女隣斃獄中璣宿驛舍夢若聲寃者詰旦
果得訴者一訊而服同官有坐事璣爲曲處同官乞
爲改印易牒璣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

果誰欺耶以父喪去郎家授興國知州旋丁母喪旣
闋倪岳爲吏部尚書復郎家起爲南儀制郎中尋遷
廣東按察提學副使璣德器克完涵養深粹信古任
道崇正闢邪居喪悉遵古禮哀毀骨立伯叔不分財
而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可嫁娶其爲政以風化
爲先教人以身心爲本四方從學屨滿戶外歲餘入
賀道淸遠山水暴漲在舟中度不免衣冠端坐與其
一家十一人俱死僅遺一子時論惜之林俊曰璣於
聖學已造閫畛天假之年吳澄許衡不足多也桑樞
蓬戶環堵蕭然絃歌屢空不知於古人何如耳

陳琛字思獻貧窶朗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
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
権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
惟與賓客談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荅尚
書稱數罟洿池若克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
盜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
就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
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杯詩與常自
放山巔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
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

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達之先人亦贊曰望風標似神仙怪物聽議論如濂洛眞人世論以爲平當邑人與琛同時者舉人王宣撫州同知蔡元偉亦皆究心學問王宣受業蔡清之門授鄉科初試不第遂以養親爲志終身不復應舉爲人磊落豪邁俯視一世仰觀千古精研前聖之遺洞貫百家之旨意欲代前人之蕪穢揭六籍於日星林希元稱其高明之資不淪於卑污自得之學不滞於章句絕俗之行不混於塵俗而薦之朝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州受學則已有孝弟稱既爲諸生憲副方豪延致家塾爲其子師夙興夜寐己自嚴矣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非聖賢書不覿非孝弟之志不存天地古今之運化英雄豪傑之作用無以入其思也領嘉靖辛卯鄉薦不謁有司舌耕爲養既十年就授羅州學所以教士即舉

之中默誦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愛屬本審
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二子辨
言揭覽成誦卽升堂亦袖以出日非日忘之誠慮心
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還杭州府通判
入覲事竣乞終養冢宰李默知元偉命考功懇留歸
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撫州同知下車數日巡
按御史委督樂安適權樂安素稱刁邑元偉寬命令
去報答皆相繼輸納復還府治耆民送者盈路無何
樂安復有劫庫之變再被委往忽流賊數千焚掠南
豐寧鄉邑縣故無城元偉名鄉民之精銳者設隄陋
隘自著戎衣演武教場賊聞不敢近先時縣獄久壞
風寒莫蔽因遇雨荷畫立被繫者復不以時問遣至
滿不能容時蒸癘疫元偉欲作新獄居之縱因歸命
獄成乃至獄成因並如期至復委署崇仁崇亦無城
不數月報賊突至東西二者衣帶隔耳元偉督兵渡
河率戰數合殺賊數十餘既五日皆遁散丁外艱喪
葬畢以泉中倭棘甚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
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實力惟在飲食衣服男
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
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慚涕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曆

陳

自識平生名考德錄而自序曰吾之考德有二一則時常省克而時識之以自稽其理欲分數之多少一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開即便劄記以驗器識之高下淺深以為進德之助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賴天之靈幸有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歷官雖久此心淡然中更遭家難備嘗變故每自嘆所遭之窮而此志終顛撲不破晚年閒靜之中興益旨行以不息之功加以未死之年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合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不知不慍之地或可幾焉一焉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從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為民

瑾誅復官累遷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轉左遷南京
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
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
璁桂萼用事欽順恥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
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
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
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
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為微惟精所以審其幾
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為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
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

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智見爲智百姓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關示之

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擴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欽順有弟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子二酌欽德次之子一而獨酌欽順三

郎曰陳眞晟而下皆不立門戶不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躬脩君子也蔡清身自力學而教人恒循舉業

以入曰不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羅欽順無一毫
越軼聖門宗旨視王守仁尤篤也